

周禮正義

冊七

東坡志林

卷七

周禮正義卷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

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

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

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

疏凡建邦國者此建畿外五等邦國之法也職方氏說五等侯國之里數同云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者以土圭測景之法定邦國

之方位而正其疆域也戴震云土圭之灋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明不惑焉案戴說是也賈疏依千里而差一寸之率測其封域之里數云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既非密率又事涉繁碎殆非經義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此經所食者半及參之一四之一皆當依先鄭說據諸侯自食言之公五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即二十五同食者半則十二同又五終之地也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四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十六即十六同食者參之一則五同三成又三分成之一也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三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九即九同食者亦三之一則三同也云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者二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四即四同食者四之一則一十同也云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者百里開方爲方五十里者四食者亦四之一則二十五成也注云土圭其地猶言度其地者王人土圭以致日以土地注云土猶度也俞樾云土度聲近通用書梁誓杜乃攬雍氏注引作敷乃攬說文支部戲讀若杜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敷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案俞說是也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者謂土地即辦方之事也若土圭景短即知其國於四方爲近南景長即知其國於四方爲近北之屬賈疏謂五百里四百里之等說未咳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者賈疏云司農意以經云其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之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江永云先鄭謂其食者爲諸侯後鄭謂其食者爲天子以文勢言之土其

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
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
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
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
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密小
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二百畝亦所以優之與王
昭禹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若其半則山林川麓不可食
者也以至侯伯子男之地亦各以是爲差州方千里其地不能無肥
磽之辨凡以可食多者爲上諸公之地可食者半所謂上地也侯伯
之地可食者三之一所謂中地也子男之地可食者四之一所謂下
地也猶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任民而已鄭鍔方苞說略同案王說卽
江氏所本皆足補二鄭之義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主茅騶而
食溱洧與此食字義正同五等侯國所食之地大多少非徒地有
廣狹蓋亦兼以肥瘠制其衰等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管
子八觀篇云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
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也彼野悉辟而民無
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
而食地博也國策秦策黃歇說秦昭王曰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皆此經食字之塙詁也云故魯頌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者並闕宮篇文毛傳云龜
蒙山也荒有也鄭箋云策命伯禽使爲君於魯加賜之以山川土田
及附庸令專統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引之者
證魯有附庸也又引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者季氏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顓臾
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顓臾
爲附庸在其域中故此引以證附庸在邦域中也云此非七十里所

能容者隱駁今文五經家說也先鄭意附庸包於侯國封域假令魯封域止七十里則不能容附庸明其不可信也魯爲侯國卽依今文說亦當百里此云七十里者蓋別依今文春秋義白虎通義爵篇云殷家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是今文家又有侯七十里之說故先鄭據而破之云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者司農謂必如此經有方四百里五百里等國乃能容附庸是合於魯頌論語之言也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卽二十五成之地也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賈疏云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爲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合故直舉男地而言詒讓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萬章篇春秋繁露爵國篇文並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七十五十里差德功也此先鄭所謂今五經家說卽漢時今文經師之說也賈疏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大宗伯疏亦云張苞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張苞周蓋指張禹苞咸周氏張禹治今文論語苞周章句並出張侯論見何晏論語集解敘學而篇集解又引苞咸說千乘之國從王制義是三家皆傳今文論語公羊莊元年何注說三等國並依王制義春秋公羊亦今文學也周禮爲古文之學故今文經師皆所不從今文之說蓋以王制孟子所說爲周制無二百里以上至五百里之國後鄭以王制爲虞夏殷之制周初因之周公制禮則改制如此經之說故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

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又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有方七十里者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爲說也是鄭謂虞夏地大而國多故爵土爲三等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殷地狹於虞夏而國少故仍夏制周初亦然至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同於虞夏而封國之數猶因殷舊地增國少故得廣土增爵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封此後鄭通周官王制孟子以調停其說之意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此亦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虞夏之制卽後鄭所本先鄭之意或與與彼同也今攷明堂位說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並與此經合管子輕重乙篇云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雖與此經小異然亦不以百里爲大國足徵周制必不如孟子所說況孟子又言齊魯之封儉於百里則所說三等之國自謂一代恆法非周初沿殷權宜之制可知鄭四代損益之說不能通於孟子王制孔疏引鄭荅臨頌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

制之作復在其後蓋亦知二書後出與周初典法不無岐異也江永
 云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
 其地名山大澤有不可以封者其餘山川數澤斥鹵磽塽之地與夫城
 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
 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
 王制惟舉土田實封耳又云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之辭曰昔
 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違
 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
 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
 多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真不
 知齊魯始封尚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案江說略本王安石陳祥
 道於義得通金鶚黃以周亦並謂孟子王制所言三等之封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者除山川附庸言之此經五等之封五百里四百里三
 百里二百里百里爲兼山川附庸言之與江說略同竊謂孟子謂齊
 魯初封儉於百里者自是故言其小以鐫切七國大抵春秋以後人
 說列國封域大小多非其實如昭二十五年左傳楚沈尹戌曰若敖
 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國語楚語白公子張說齊桓晉文曰其入
 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以楚武文及桓文初得
 國時疆域攻之斷不止此數楚語韋注亦云方欲善美之故尤小焉
 此與子產孟子之言足相比例矣又後鄭依王制說附庸在方四百
 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外故職方氏注亦謂州封五等國二百一
 十其餘以爲附庸亦不若先鄭說以附庸在封域內之允也云玄謂
 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者後鄭以
 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等爲天子所食之貢故引土均均地貢以
 破先鄭義其說實非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
 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此鄭爲比況以申其食者爲貢入天子之說

謂公以下貢有輕重猶之齊民授地有一易再易等之率耳非謂真
以此三等地封諸侯也賈疏云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
地據貢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諸侯以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
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
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
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民但家無三易之地直以
況義耳云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者此申大國貢
重小國貢輕之義土均云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法
而行之故鄭依而言也賈疏云後鄭意釋公國貢半已下漸少之意
言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國禮俗喪紀及畜積之用
故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
留自用乃足其國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
少故四分之乃足其國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云若今度支經用
餘爲司農穀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
足以奉戰士顏注云經常也此注疑指漢時諸侯王國亦以常用所
餘儲爲司農穀故舉以爲況司勳先鄭注云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
府錢穀是也賈疏以度支經用爲國家喪紀所用餘入天子殊誤司
農官詳天官敘官疏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此亦
申地貢大重小輕之義左昭十三年傳云同盟於平丘子產爭承曰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云列位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甸
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蓋兼據彼文爲說正讀與征同字之者
左昭十六年傳子產曰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又三十年傳云字小
在恤其所無孔疏引服虔云字養也江永云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
皆貨賄賂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
亦惟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責其貢哉後鄭

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案江說是也地貢雖大重小輕而此經其食者實當為諸侯自食大國食多小國食少所以示尊卑隆殺之差非所謂正之字之也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後鄭以附庸為加賜在封地之外亦破先鄭說也賈疏云案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帥長皆是有功諸侯乃得為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有德雖不為牧正帥長亦得有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詒讓案鄭王制注云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牧即大宰建牧立監之牧彼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是有功德者並得為牧周牧亦通稱伯不專屬殷制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云為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諸侯有國無祿其為牧正帥長者則宜別優以祿故加賜附庸使其取其貢賦以當祿也云公無附庸者賈疏云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賈疏云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為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為十六同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知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者謂有功而進則取此附庸入邦國有罪而退則歸之於王別給有功者賈疏謂退則歸焉者謂為閒田者非云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釋魯頌之義賈疏云魯雖為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云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

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彼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如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爲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爲附庸今皆名附庸爲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同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案鄭意當如賈說據春秋繁露爵國篇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是附庸不得有百里之國鄭約言以便計算耳但魯地方七百里乃作記者之侈說非其實也依此經及史記言之魯爲侯爵則地當方四百里附庸在封域之中論語有明文先鄭說自不可易後鄭欲傳合明堂位七百里之文遂謂魯本受五百里地同於上公又於封地之外別增附庸二百里以充其數殆未足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

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

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

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

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者此畿內稍縣疆三等采邑井田授地之法也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

制其域是制域爲縣師所職司徒則以法令之其封溝則封人匠人等爲之詳前疏賈疏云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以其室數制之者賈疏云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者依其域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等是也沈彤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地以其室數制之乃即域內之室數以爲縣鄙之屬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寡則徙之入民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數以制都邑也案沈說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畹者晦釋文作畝云本亦作古晦字案說文田部作晦云六尺爲步百爲畹从田每聲重文畝晦或从田十久畝卽畝之俗體經例皆作晦不作畝陸本誤此辨都鄙授地之法載師縣師注以此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爲六鄉之法與此經注並不合誤也都鄙亦當有餘夫其授田以遂人三等田萊之率推約之蓋亦當上地田二十五畹中地田五十畹下地田七十五畹各視其正夫所受之田以四分之一爲餘夫之田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詳彼疏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大宰注義同謂所居治之邑曰鄙其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竟界所包通曰都也賈疏云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卽是其界曰都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鄭王制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

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
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
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
卽而謀焉是鄭據彼稱縣內定爲夏時采地之數也知周曰畿者據
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是也云周未聞矣者賈疏云案洛誥傳云
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
注云八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卽此
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以無正文故疑焉案書傳云千七百
七十三諸侯與王制數同故鄭從之畿內九十三國卽依王制說也
此注以彼爲夏制周所不用故云未聞蓋兩注義本異賈合爲一失
之又王制孔疏引鄭書注及鄭志答趙商說夏初諸侯萬國畿內四
百國此謂夏王畿千里無鄉遂而盡以爲五十里之國此本非塙論
又不謂是周法詩小雅甫田孔疏乃據彼說謂周制郊內亦封諸侯
尤謬舛不足論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者賈疏云案桓十一
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
云祭仲者何鄭相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
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
出于宋宋人執之野鄙不同者何鄭所見傳異也案玄發墨守云鄭
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
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號鄆之閒今河南新
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
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
引之者直取鄆所居爲義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謂文取而
義不取也詒讓案鄭引公羊傳鄆留何本作野留蓋嚴顏之異何注
云野鄙也則鄆野文異而義同云城郭之宅曰室者爾雅釋言云宮
謂之室釋名釋宮室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引詩云嗟我婦子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者爾風七月篇文引之者證室在城郭內也鄭
 彼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
 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者明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比閭
 鄰里之制云丘甸之屬舉中言之明上關縣都下關井邑也室數者
 謂若采地無公田則一井九家卽爲九室邑四井則三十六室丘四
 邑則百四十四室甸四丘則五百七十六室縣四甸則二千三百四
 室都四縣則九千二百十六室其邦國制公田則一井八家卽爲八
 室邑則三十二室丘則百二十八室甸則五百十二室縣則二千四
 十八室都則八千一百九十二室此以田室分配通率計之如是若
 城郭聚居則當視地之險夷大小而制之或一井一邑特爲一城或
 數井數邑合爲一城皆不能豫定都鄙城制經無明文攷周書作維
 篇云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
 百室以便野事彼大縣當卽大都小縣當爲家邑不及小都者舉大
 小以咳中文不具也以差計之小都立城當方王城六分之一然則
 王城方九里大都城蓋方三里小都城蓋方一里有半家邑城蓋方
 一里古者民宅不過五畝大都三里之城以營百室餘地尚多無不
 容之患也引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
 參相得者證以室數制之之法鄭彼注云得猶足也案王制此文謂
 若量地方一里則爲制井而居民八家地方二里則爲制邑而居民
 三十二家之類其有盈朒方斜及不爲井者皆以率消息之使參相
 得此邑通大小言之不定爲四井之邑也制邑之法詳里宰疏賈疏
 謂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內說誤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
 故家百晦者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
 上田國語齊語韋注云易變易也凡田或種穀或休生艸更迭變易
 故謂之易案易卽遂人之萊不易地美旣不須更休故有田無萊家
 正得百晦無副益云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者

謂一田一萊也漢食貨志云中田夫二百晦休一歲者爲壹易中田賈疏云謂年別佃百晦廢百晦詒讓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近此一易之田也云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者謂一田二萊也漢食貨志云下田夫三百晦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賈疏云以其地薄年年佃百晦廢二百晦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惠士奇云呂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力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剋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士化之法以物其地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矣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江永云田休一歲二歲不耕所以養地力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非盡由地美亦由糞田之力勤而糞田實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詒讓案此上中下三等田制與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謂易即彼所謂萊但彼上地猶有萊五十晦非全不易者與此小異耳又此三等授田之法古說以爲卽爰田故漢食貨志說民受田三等云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左傳十五年傳晉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晉語作轅田韋注引賈逵亦訓轅爲易義與服孔同說文走部云起起田易居也爰轅起字並通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境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孟子滕文公篇死徙無出鄉趙注云徙謂爰土易居平肥饒也漢書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顏注引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

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案張孟說爰田之制周秦不同其以三等授田及晦數多少之差古今是一但周制三等受田之人彼此相易當年耕上田百晦二年耕中田二百晦是以易居為爰田有不易而無不爰秦制則受上田仍耕上田百晦是以易居為爰田有不易而無不爰秦制則受上田者常耕此不易之百晦受中田者常自換耕二百晦二年而周受下田者常自換耕三百晦三年而周彼此更不相易是以休田為爰則爰即此所謂易上田不易即無爰中下田乃有爰也許何服趙諸家釋周制並同其說但依孟說則漢志所云自爰其處者即秦法之爰田不易居然漢志實以為周井田之法則班自謂周制不易居與許何諸說不同孟康不辨以爰土易居為古制則仍是許何義非班指也今攷小司徒說六鄉田制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謂上地所養者眾下地所養者寡是周之授田本以人數為等衰蓋家口之眾寡與受田之肥磽兩相劑而平則非所謂肥磽獨樂磽獨苦也授田既視人數則不得分年易居儻如許何諸說則是家七人受上地者次年換受中地更次年又換受下地將不足以給其養田廬改易紛擾無已更無論矣然則自爰不易居當以漢志為正張所謂周制始不足信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孟所說秦制乃近周制耳

為地疆而待政令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侯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

疏乃分地職者以下並通家邦國都鄙為文侯國采邑皆有之事此諸事也云以為地法而待政令者地法即任地之官法大司徒脩建為書以授載師使職之政令謂王之政令凡頒授徵斂之事皆是也注云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賈疏云上經既授

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宜九職則大
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
稻麥之類是也案賈說即上土宜之法非鄭意也九職所宜當是農
圃在平地藪牧在山澤各隨所宜授之云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
者均人土均注義同司市警矇小史弓人注並讀與爲定職幣注云
奠定也故經云奠注直云定不讀爲定者以互見於彼諸職文不具
也釋文引劉昌宗奠亦音定賈疏云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
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
蜃祈望守之注云衡麓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
之不共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非其不與民同鄭引
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此地官唯有衡麓無舟鮫祈望者此周禮
舉其大綱左氏言其細別故詳略不同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者
若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等即大宰九職之人所貢也又土均亦
云以均地貢注云地貢諸侯之九貢彼下文有邦國都鄙故別以大
宰九貢爲釋與此異云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者說文
支部云敝分也頒即敝之段字分命者謂命民各脩當職之事職亦
卽九職及下經云頒職事十有二是也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

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

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

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
也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
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
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爲藩